

中譯版序言

2021年2月1日緬甸又一次發生軍事政變。這是緬甸在2010年軍政府轉型為民政府之後的又一次軍人攝政。軍方電台宣布，以民盟去年11月全國大選舞弊為由，宣布不承認選舉的結果，同時號稱緬甸軍方在現有憲法下有權接管，軍委主席大將軍敏昂萊接手主持大局。昂山素姬和民盟的其他政治要員則受囚獄之災，緬甸局勢一下變得空前緊張。

這一次政變其實來的有些突然，之前也沒有什麼徵兆。畢竟，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隨著2010年之後緬甸政治經濟的開放，軍方其實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得利者。軍方不僅在政治上控制25%強的議會席位，從而保證其否決權。與此同時，軍隊在社會經濟全方位滲透控制，所以緬甸開放後經濟快速增長，對於軍方及其領導人和家屬來說，應該有很多人從中謀取了暴利。所以，當這一次軍方又宣布政變，從而造成了國內局勢大動盪和國際形勢危機四伏，其原因著實有點令人費解。

估計軍方也沒料到這次政變造成的社會反彈會如此強烈。將軍們本來可能以為時機不錯，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情況下，國際社會和

西方各國都自顧不暇，哪會有多餘的關注力放在緬甸？當然，軍方也沒預料到，緬甸社會的反抗會這麼劇烈。這無疑是一個非常愚蠢的錯誤，完全誤判了過去十年政治經濟開放造成的社會大整型與變遷。在過去十年裏，緬甸政治逐漸開放，經濟獲得快速增長，在這期間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尤其珍惜現在自由開放的生活，無法接受回到過去的時代倒退。所以當政變發生，整個緬甸社會都加入公民抗議運動，強力反抗軍政府的統治。

然而，軍政府的暴力鎮壓日趨血腥。緬甸各大小城市出現巷戰，軍警士兵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大開殺戮。一場人道主義的悲劇又在緬甸上演，然而國際社會對緬甸政局動盪的回應軟弱無力。媒體關注焦點也放在緬甸最大的鄰國，揣測中國如何出招應對。

中國作為緬甸最大貿易夥伴、第二大外資投資來源，在緬的利益巨大，同時國內對緬外交口又多而錯綜複雜。中國同時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其外交政策一向推崇「不干涉別國內政」，尤其對於譴責威權政府暴力行為三緘其口。所以當中國和俄羅斯在安理會對緬聲明裏抹去譴責政變等字眼時，中國一下成為緬甸國內民憤的眾矢之的，社交媒體上充斥針對中國及其在緬投資的負面情緒，全民反華浪潮一觸即發。

緬甸反華排華的歷史由來已久。緬甸國族主義的建構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就有很強的仇恨排外傾向，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在冷戰期間曾支持緬甸共產黨，緬甸內政深受其北邊鄰國的影響。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騰飛，近幾十年來對緬的經濟滲透支配極其深刻，緬甸國內民眾對於所謂中國對緬資源掠奪也十分反感。的確，緬甸對於應對中國這個強鄰一直是束手無策。此描述也同樣適用緬甸同其另一強鄰泰國之間又愛又恨的關係。毋庸置疑的是，緬甸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也深受其鄰國影響。

本書講述的就是緬甸及強鄰中國和泰國的近現代關係，尤其聚焦中、緬、泰三國交界的邊區，詳盡描繪這三個國家邊區地帶的國家建構及國族建構進程。書中爬梳了各國國家、國族建構差異的歷史發展及當代樣貌，藉此強調跨越國界的不對等國力關係，如何深深影響邊區地帶的政治結構方式，又如何深深影響國家整合和國族認同建構的多樣結果。從後文可以看到，這個國家整合和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對於我們了解現今緬甸國內政局及其與中、泰兩國的關係都舉足輕重。

這片橫跨東南亞大陸和中國西南地區之間的高地，山巒綿亘、人煙稀少，並且民族十分多樣。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這片高地和在此生活的人民遠離中央集權國家。然而，過去受限於山區地形障礙而隔絕於世，自20世紀上半葉以來，這片高地已成為現代國家滲透的目標。通過現代化的武力、交通和科技，擁有著建立民族國家的雄心，這些國家努力進入這片偏遠區域並鞏固其控制。然而，這些現代化國家和國族建構的進程究竟是如何在這片邊區高地進行的，尚未得到全面的檢視。事實上，很少人關注並比較分析在東南亞高地邊界區域中，不同國家之間的國家和國族建構進程及其變化原因。

今天，當我們看著緬甸與中國和泰國的邊界時，可以發現中、泰明顯各自鞏固了邊境主權，並跨越邊境將其經濟和文化影響投射到緬甸一側的相鄰地區。中、泰的國族建構也相對成功，因為越來越多邊境民族認同自身為中國公民或泰國公民。而緬甸政府則持續面臨族群叛亂、地方武裝遍布其邊疆地帶的狀況，民族建構進程也屢受衝擊。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橫跨共同邊境的國家和民族建構之不同？為何緬甸政府無法在其領土內完全壟斷暴力？為何中國西南或泰國北部並未發生國家分裂的情形？

拙著《強鄰在側》英文版於201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表。書中提供了一個歷史比較論述，聚焦討論在中國和東南亞邊境高山地區的國家及國族建構進程。該書旨在闡述一個理論性問題，即國家和國族的建構應被視為跨越國家邊界的一個互動性過程，與現有主要關注單一國家之研究不同，論述的是一個國家和國族的建構如何跨越邊界影響他國，以及被他國的建構過程所影響。本書對中國、緬甸以及泰國邊境之間國家和國族建構的現代歷史，進行了豐富詳盡的介紹。同時，也旨在消除隔離中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的障礙，且強調中國和東南亞如何緊密連結。

近來中、美關係的平衡日漸打破，大國競爭也越演越烈。雖然現時中、美競爭焦點聚集在香港、台灣和南海，但東南亞其實一直都是中、美競爭之前沿陣地。所以，了解東南亞的歷史和現狀都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為中、美角逐做好準備。

從二戰結束開始，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殘軍兵敗雲南入侵緬甸，在1950和1960年代長期占據緬甸東撣邦。因毒品和軍火貿易而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就可以追溯到這段不光采的冷戰歷史。在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下，通過台灣和泰國的供給，國民黨軍隊駐紮緬甸對中國大陸西南邊疆不時進行武裝騷擾。在緬甸，國民黨軍隊的入侵加強了緬甸軍方相對於平民政府的力量，為接下來數十年的軍事統治奠下基礎。

冷戰期間的東南亞同時還充斥著很大規模的共產武裝革命。在國際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對抗衝擊下，東南亞的中南半島首當其衝成為美國武力介入的戰場。與此同時，很多當地政府也面臨國內武裝起義的威脅。從馬來亞到泰國，從菲律賓到緬甸，各個國家都有本國的共產黨得到國際共產，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進而反動威脅其政權的軍事行動。就是因為在這樣錯綜複雜的大國競爭

關係下，我們才需要理解解釋東南亞國家的內政外交時，為什麼需要著重考慮到冷戰期間國際地區的戰略角逐。缺乏對中國和東南亞關係的了解，很多時候就無法解釋許多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和國內政策的制定。

不同於美國，中國和東南亞互為鄰里，也有很長的互動歷史，尤其是華人下南洋的移民歷史，使中國與華人華僑及當地國家之間的關係既密切又複雜。雖然地理位置那麼接近，然而中文學術界對東南亞的研究並未具有規模及深度。從政治學到國際關係，從歷史學到人類學等，大部分中國大陸及台灣和香港學者，往往視角落在中國本身或其他大國（例如，歐、美、日、俄），反而對自身周邊的這些「小國」缺乏興趣與了解。這也表現在現有教育研究體制下，對東南亞國家語言和歷史文化教學的欠缺。

同時，很多對於中國邊疆研究的著作，焦點大部分其實也只侷限於中國境內，現有的文獻著作很少突破邊界，把中國和其他鄰國放在一起。拙著正是在此突破了中國研究的侷限，把視角帶到中國和鄰國在邊疆的互動上，以一個跨邊境的敘事方式，做出理論和方法上的貢獻。

本書的成形經過多年醞釀。2013年，我根據博士論文出版了討論中國民族政治的第一本書，之後對下一步茫無頭緒。我研究中國民族政治這個課題好一陣子以後，對緬甸屆時正發生的轉變深深入迷，因而開始關注緬甸持續變化的對中關係。因為這個新興趣，我決定開始學習緬語。那個時候，我還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工作，作為學院教職員，我可以隨心所欲修習語言課，於是便報名了初級緬語課程。我和東南亞研究重續前緣的旅程於焉展開。

說是「重續前緣」，是因為我過去曾和東南亞相遇，多年以前還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本科時，學的專業就是老撾語，同時也學習了

泰語。後來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念碩士時，也修過一學年的東南亞政治課程。不過到喬治華盛頓大學讀博士時，我的研究興趣轉向中國的國內政治。因此很高興能和東南亞重續前緣，自己也老驥伏櫪地學了一門新語言——緬語。

上緬語課是我過去幾年來數一數二好的決定。歐凱爾老師 (John Okell)、瓦金斯老師 (Justin Watkins) 和莎曾老師 (Tha Zin) 的精湛教學不只讓我體會到自己多喜歡學語言，也讓我了解緬甸的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多麼引人入勝。我特別好奇緬甸和中國之間的邊區議題。幸運的是，克欽政治與社會的一流專家薩丹 (Mandy Sadan) 也在亞非學院，我在她的熱心介紹下，初次前往克欽獨立軍 (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控制的邊境城鎮「拉咱」(Laiza)，自此展開我對這片紛擾邊區的國家建構政治研究。

我也大約在這段時間開始和泰國學者交遊往來，之後在2013年夏天前往曼谷法政大學當訪問學人，從此成為定期造訪泰國的旅人。在此特別感謝艾穆約特 (Sorayut Aiemueayut)、阿里 (Viroth Ali)、朗斯里 (Waraporn Ruangsri)、桑塔松巴 (Yos Santasombat)、翁蘇拉瓦 (Wasana Wongsurawat)，他們讓我的曼谷和清邁之旅滿載而歸。

本書呈現的研究計畫在構思階段受惠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AS) 社會科學研究所提供的研究獎助，讓我可以2015年重回普林斯頓研修一年。法尚 (Didier Fassin) 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開設的一系列邊界與界限專題的討論，授予我得以打造出本書理論框架的完美知識背景。我還遇見三位難能可貴的益友：高夫曼 (Alice Goffman)、金 (Monica Kim)、帕倫娜 (Rhacel Salazar Parreñas)，她們給我陪伴，支持我度過在普林高研院樹林裏與世隔絕的日子。她們的鼓勵帶給我莫大的力量，若非經過我們在南卡羅來納州、加州、曼谷的寫作聚會的沉澱，本書無以脫胎為今日的面

貌。除此之外，在普林斯頓時，張恩恩敞開家門接待我，讓我在普林有家的感覺，懷念她載我出門採買的日子。

這些年來，我從亞非學院的優秀同事身上獲益良多。我要感謝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的同事，謝謝他們給予我友好互助的環境。本書研究寫作的日子也獲得利弗休姆研究獎助 (Leverhulme Research Fellowship) 和英國文化協會牛頓基金 (British Council Newton Fund) 資助。兩筆獎助為我卸下教學的重擔，讓我有時間和資源進行田野調查並專心寫作。

我也要感謝亞非學院員工發展處，謝謝他們資助兩年在仰光的緬語暑期課程。我也受到韓國東亞研究院的獎助，得以在以下各地大學就進行中的研究發表一系列演講，包括首爾的東亞研究院、上海復旦大學、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也謝謝霍爾 (Todd Hall) 幫我安排2016年上學期前往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 (St Anne's College) 當訪問學人。

本書的最後幾章是我到香港大學任職之後寫成的。謝謝香港大學的卜約翰 (John Burns)、趙為民、馮康雲、何立仁 (Ian Holliday)、胡偉星、郭全鎧、王曉琦、李慧、閻小駿、朱江南，感謝他們的協助和支持，讓我順利轉換適應香港的新生活。此外也謝謝狄忠浦 (Bruce Dickson) 和邁洛納斯 (Harris Mylonas) 始終支持我，每當我尋求職涯建議或需要推薦信時，都大方幫忙。

我當然也必須感謝中國大陸、緬甸、台灣、泰國的每一位報導人和受訪者，是他們提供我一則又一則故事，構成本書的民族誌元素。他們的身分經過匿名處理，我無法一一點名致謝。

在此也謝謝布朗 (James Brown)、柯曼沙泰 (Sirada Khemanitthathai)、懷斐貌 (Wai Phyo Maung)、辛松布通 (Tinnaphop Sinsomboonthong)、西雷拉特 (Tinakrit Sireerat)、辛奈溫 (Zinn Ne Win)，謝謝他們在研究

工作上的完美協助。謝謝迪爾門特 (Alaric DeArment) 協助校稿。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祁娜柯 (Angela Chnapko) 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編輯。

本書部分內容曾發表於台灣中央研究院、清邁大學、朱拉隆功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暨南大學、京都大學、馬希竇大學 (Mahidol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杜林世界事務研究所 (Torino World Affairs Institute)、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雲南大學。謝謝上述演講時，大家賜教的一切評論與回饋。

現有機會能把拙著譯成中文，必能拓寬中文學界對於東南亞的了解，以及加深對中國邊疆研究與東南亞關係的共識。尤其是對緬甸還有泰國感興趣的讀者，通過本書也會更加意識到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非常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葉敏磊編輯和冼懿穎編輯對本書的垂青和支持，也感謝林紋沛小姐深厚的中文功底，把本書翻譯成爽口能讀的中文。

最後感謝家人始終守候著我。這些年來，父母和姐姐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將本書獻給外甥女徐怡霖和外甥徐奕愷，他們讓我這位舅舅引以為榮。

韓恩澤
2021年春
香港